

溧阳,是东汉蔡邕制作焦尾琴的地方。千年之后——

两位“斫琴师” 耗三年心血复制焦尾琴

■本版文字 汪磊 摄影 高岷

跟在葛亚东身后,潘强第一次走进溧阳城西的焦尾琴公园,他站在东汉著名琴师蔡邕的雕塑前,摆出弹琴的姿势。只见他眼睛微闭着,仿佛在弹奏一段悠扬的乐曲。

潘强是扬州民间的一位制琴师傅,2019年结识了溧阳青年古琴学者、焦尾琴院院长葛亚东。从那时起,这两位“斫琴师”,花了3年时间制作、还原出汉代焦尾琴,让越来越多的溧阳人听到了千年前的古老琴音。

偶然的机缘,让溧阳学子一辈子痴迷古琴

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名琴,分别是齐桓公的号钟、楚庄王的绕梁、司马相如的绿绮,以及蔡邕的焦尾。在溧阳,汉代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音乐家蔡邕与焦尾琴的故事,已经流传千年。

2009年,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器乐学会组织专家查检史料,在溧阳观山蔡邕读书台一带实地采集,经过多方科学考证,最终确定溧阳是东汉蔡邕制作焦尾琴的地方,并向溧阳市政府授予了“焦尾琴故里”牌匾。

就在这一年,葛亚东背上行李北上天津求学。在大学,他学习的是音乐学,偏向于理论。“有一次去教学楼上课,隐隐约约间听到一种陌生的乐器在弹奏,乐

音微小但犹如天籁。”这种乐音,强烈地驱使葛亚东去找寻出处,循声而去原来是教文学史的薄克礼教授在演奏古琴,据说这是一张元朝的古琴。

于是,薄教授成了葛亚东的古琴启蒙老师,让这名青年学生决心一辈子与古琴结缘。在薄教授的引导下,葛亚东开始走上了学术道路,期间阅读整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,参与完成了《中国古代琴歌精华校译》《中国古代琴歌发展史》2本著作的编写。后来葛亚东师从著名古琴教育家、演奏家张子盛先生,主攻九疑、虞山琴学,研究领域为古琴指法系统和传统琴学理论。

回到家乡,传承焦尾琴

毕业后,葛亚东留在天津,从事古琴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工作。“我在天津的那段时间,老家溧阳大力推广‘焦尾琴’,古老的琴声走进了老百姓的视野。”葛亚东考据了所有与“焦尾琴”有关的古籍资料后,决定回乡创业,2017年创办了焦尾

琴院。

回到家乡后,在溧阳各个重大的庆典活动现场,葛亚东的身影从未缺席,在茶叶节、焦尾琴企业家沙龙、溧阳撤县设市三十周年文艺晚会等多个大型活动中,为中外来宾介绍和演奏焦尾琴,积极宣传焦尾琴文化。

从古木到古琴,至少需要一年多

2019年,葛亚东到天津参加“斫琴师”行业标准制定会议,认识了潘强。2021年,古琴“斫琴师”作为一个“新职业”,被列入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》,两人都是从从业者。

潘强大葛亚东10岁,老家在湖北,后来到扬州从事古乐器的制作。“先是跟家里的长辈学着做古筝,不是为了艺术追求,纯粹为了营生。几年后,改做古琴。”潘强坦言做琴是个苦活,相当耗费功夫,“斫琴师,‘斫’的字面意思是刀劈或者斧砍,一床琴最少要做一年多,一刀一刀、一斧一斧地劈砍出来。你看我这只手掌,不但粗糙,而是都是老茧。”

在古琴制作中,制木胚、做漆是其中两大步骤。“古琴木胚的选择,必须是那种几百年前的老木头,我们认识很多收老木头的工人,都靠自己找古木不现实;做漆主要使用的漆是大漆,也称为生漆、天然漆,它可以赋予古琴润泽而醇厚的美感。但

是人体对生漆过敏,所以每到天热手上就会长泡,我做了十几年琴,习惯了。”

古琴制作十分复杂,除了制木胚和上漆,还有很多步骤:选料、挖槽腹、面底板黏合、配件安装、贴麻布、上灰、打磨、定弦、上弦……“不仅步骤多,一把古琴的稳定性最重要,而稳定性需要长时间的沉淀。一把稳定性好的古琴,连续几十天的梅雨天气,不用采取任何措施,也要做到不变形、不开裂,无砂音。”潘强说。

稳定性是古琴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质。比如,为了使古琴保持很好的稳定性,选好的木胚材料需要风吹雨打多年才能用。加长制作周期,让木材内部的应力在漫长的制作过程中慢慢释放出来,这样的古琴才更加稳定,一般制作周期要一到三年,再长的就要三到五年甚至更长。“我在丙申年(2016年)出的那一批琴,用了8年,才最终稳定下来。”潘强说。



斫琴师潘强



葛亚东即兴演奏《流水》

复制焦尾琴,两位斫琴师花了3年

两人结识后,决定复制蔡邕的焦尾琴,而在四大名琴之中,复原难度最大的是蔡邕的焦尾琴。因为蔡邕的焦尾琴虽然故事流传很广,但琴具体的形状、大小,没有图片资料留存。

“传说,蔡邕在逃亡过程中,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、声音异常的梧桐木。他依据木头的长短、形状,制成了一张七弦琴,因琴尾留有焦痕,取名为‘焦尾。’”葛亚东介绍。

虽然没有图片资料,

但葛亚东在明代的一本琴谱中找到了关于焦尾琴大小、尺寸的相关记载。“当然,这本琴谱所说的,也不一定是蔡邕焦尾琴的样式。我们又进行了大量的考证,才认定这本明代琴谱的记载是可靠的。”于是,葛亚东定标准、提供技术,潘强开始选料、制作。在做琴的关键步骤,葛亚东更是亲自上手。

葛亚东指着琴院教室墙壁上的一床古琴说,“这就是我们复制的焦尾琴,从2019年到2022年,花了整整3年。”

希望古琴进入更多寻常百姓家

第一次参观焦尾琴公园,当时室外温度接近35℃,潘强额头上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,但这并不影响他陶醉其中。“一到焦

尾琴公园,脑子里不由自主浮现出古曲《梅花引》的调,想象自己在弹琴。”痴迷古曲的他笑着说。

回到焦尾琴院,葛亚东即兴弹奏了一首古曲,潘强一边眯着眼听琴,一边热络地向记者介绍,“你听到其中的流水声了没有?这就是古琴曲《流水》。和葛老师合作的这几年,琴院的学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越来越多。这是一个好现象。”

葛亚东和潘强希望,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来听琴、学琴,让焦尾琴等古琴进入更多寻常百姓家。



焦尾琴



葛亚东在给一床制作中的古琴调音